

广西文化历史丛书

广西 工艺文化

郑超雄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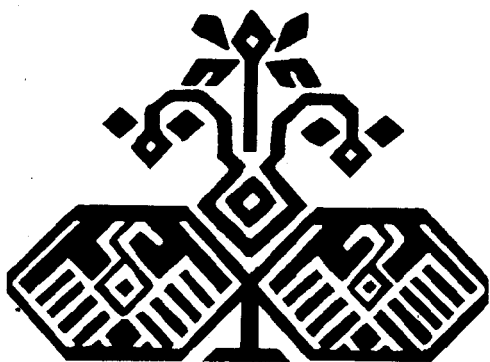
GUANGXI WENHUA
LISHI CONGSHU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工艺文化

郑超雄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莫义同

责任校对 李带舅

广西工艺文化

郑超雄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邮政编码: 530021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1996年12月第1版

787×1092 1/32 开本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5.25印张115千字

印数 1 - 3 0 0 0 册

ISBN 7-219-03472-5/G·815 定价: 6.00元

《广西文化历史丛书》总序

经过整整两年的努力，以李彦福同志为主编，覃乃昌同志为副主编的《广西文化历史丛书》已经分批交稿送审，正在陆续付排出版。它为广西文苑增添了一丛新花，令人感到高兴。

广西是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和仡佬等 12 个民族居住的地区。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由于各兄弟民族的互相交往，团结奋斗，又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和发展，形成了多民族共有的、具有广西特色的地方文化，体现了民族家庭的共同进步。

《广西文化历史丛书》主要从文化历史的角度，一书一题，对广西的风光胜迹、各个民族以及他们的衣食起居、风俗民情、文学艺术、名优特产等等，进行系统而又有典型选择的介绍，反映了广西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体现了各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发展与创新的历史进程。

据我所知，“丛书”的主编、副主编和各个分册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民族文化历史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们经常深入广西各族人民的实际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广征博采，积累甚丰。因此，他们能够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选取典型的素材，从新的角度，以活泼、简明的文字，对各民族的文化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介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弘扬民族文化历史的优秀部分，做到知识性、科学性、

思想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采用“丛书”的形式，研究和介绍广西的文化历史，可以说尚属仅见；而其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如所周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当形形色色的俗文化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今天，特别是某些俗文化被商品化扭曲了的时候，研究和介绍传统的民族文化历史就尤为必要。它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乡、爱国教育的好教材，也是让外界了解广西，认识广西，促进广西建设事业发展的好读物。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时候，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健康的民族文化与之协调、同步发展，那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文明进步的社会，建成真正发达昌盛的国家。

由于民族的文化历史十分悠久，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因此，对它的研究和介绍要做到完美无缺是困难的。重要的是得到读者朋友的支持与帮助。如果朋友们在阅读之后发现什么问题或错误，希望随时向编著者提出，以便有机会时得以补充或改正，使之不断完善。我想，这应当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钟文典

1996年元旦于桂林
林王城独秀峰下

丛书顾问：钟文典

主 编：李彦福

副主编：覃乃昌

目 录

绪言	(1)
一、石器制造工艺	(3)
史前石器制造工艺	(3)
石铲文化	(12)
滑石之乡话雕塑	(15)
崖洞、墓前的石刻造像	(20)
二、陶瓷工艺	(33)
制陶工艺的起源	(33)
封建文化在陶塑艺术中的渗透	(42)
钦州陶艺和它的文化影响	(47)
崛起的宋代瓷艺文化	(53)
三、铸铜工艺	(66)
青铜铸造业探源	(66)
青铜铸造工艺	(73)
青铜器的造型文化	(80)
铜鼓文化	(89)
四、玉石 玻璃工艺	(102)
玉石工艺	(102)
玻璃工艺	(109)
五、染织工艺	(115)
广西染织业是怎样发生的	(115)
麻织工艺	(117)
蕉、竹、勾芒纺织工艺	(123)
桂布白似雪	(125)

壮锦文化	(127)
刺绣、布贴工艺	(134)
染色工艺	(141)
六、继承与发展	(145)
后 记	(162)

绪 言

广西的工艺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约在 70 万年以前，广西的先民们就在百色地区右江两岸开创了石器制造业，点燃了广西人类社会文明的曙光。约在 9000~1 万年前，桂林甑皮岩人就发明了陶器，有了原始的农业，学会驯养家猪，过上定居生活。据目前考古材料说明，桂林甑皮岩人是我国最早发明陶器、学会驯养家猪的古人类之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广西开始出现纺织工艺，这时期出土的陶纺轮、骨针，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广西的青铜铸造工艺出现较晚，大约在西周时期，广西先民才掌握青铜铸造工艺，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他们却能创造出具有地方特点的青铜器和青铜文化，如铜鼓、羊角钮钟、铜箔等。

广西工艺文化有自己的发展序列，但更多的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据史籍记载，早在原始社会的尧舜时代，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就与岭南地区的原始部落发生交往关系。如《尚书·尧典》记载：尧“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大戴礼记·少间篇》也有“天命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据《逸周书·王会解》说：商朝初年，伊尹受汤之命，下令四周少数民族各以其土特产来朝贡，其中岭南的越人就曾以珠玑、玳瑁、翡翠等工艺品进贡商朝廷。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派 50 万大军戍岭南，15000 名妇女作随军家属，其后又源源不断地迁徙中原人与越人杂居。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直接影响到广西腹部地区。汉代以后，历代统治王朝的政治制度在广西得到全面实施，大量的汉族官员来到广西任职，采取“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使汉

人与百越人之间的民族隔阂逐渐消除，民族感情逐渐融合，加速了汉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汉越（百越）文化的融合。就考古学材料而言，各地出土的青铜器、陶瓷器、玉石器、漆木器，无论是造型特点还是文化内涵，大部分与汉族地区同时期的同类器物相差无几，显然都是汉文化广泛影响的结果。即使是特具地方文化特色的器物，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例如铜鼓，本是骆越民族及其后裔创造之物，在中原汉族地区是没有的，然而在部分铜鼓的纹饰中又出现了佛、道教内容的东西，无疑也是中原文化、汉文化影响所致。先进地区、先进民族文化改造落后地区、落后民族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落后，也是相对的，落后民族文化中也有其发光的亮点，他们也创造有独特的地方文化，这种独特的地方文化也直接影响到发达文化民族和他们所在的地区。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就是学习了骆越民族的铜鼓铸造技术，铸造了铜马模型，运回京城，置放在皇宫前面，教人相马。宋朝时，壮锦的织染技术也传到了四川成都“蜀锦院”。这就是民族文化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历史事实。

这本小册子是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线脉，结合民族民俗学以及文献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写成。考古学材料是物的东西，其工艺技术，可以从直观中感觉出来，而其文化内涵就不能轻易妄言了。因为历史久远，有些现象可以从民族民俗学及文献学中找到解释的证据，有些则不能。鉴于此，本书只能如实介绍其工艺特点，至于它的文化内涵方面则只好请读者读书时自行思考了。好在本书尚有《广西文物集锦》、《广西科技文化》、《广西服饰文化》等相继问世，那些书中将或多或少地涉及工艺文化中的某些问题，读者不妨参照阅读，以补本书之不足。

一、石器制造工艺

史前石器制造工艺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使用简陋粗糙的石器与大自然作斗争，或猎取野兽，或砍伐树木，或掘地耕种。石器作为一种物质文化普遍出现在世界各地史前遗址中，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初期，刚从动物群中脱离出来，学会了劳动，劳动需要有劳动工具，第一选择便是石块。天然石块容易取得，容易加工，以石头捶击石头，加工成石器，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在金属器出现以前，石块在人们的生活中是最坚硬的物质，用它来猎取野兽，砍伐树木就是必然的趋势。

原始人的石器制造工艺，最早是打制工艺，以后发展到磨制工艺、钻孔工艺。考古学界将人类打制工艺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将磨制工艺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打制工艺当然从旧石器时代起就广泛地被应用了，但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更晚的时期内，仍然有使用的现象。现在，我们首先介绍人类制造石器工艺的普遍方法，然后再介绍广西古人类制造石器工艺的特殊性。

原始人打制石器工艺大致是这样的：他们选用一块合适的石头捶击另一块石材，打下具有锋刃的碎片，称为石片。将石片进一步加工，有些甚至不用加工，即可用作切削工具。石材被打下若干石片之后，失去原来的形状，表面遗有许多石片的剥离痕迹，称为石核，是打片过程中的剩余物，有意识地将石

核加工整形，即变成砍砸工具。打制石器一般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即打片。在此之前，须要修理石材，如系球形砾石，先在顶部打成一个平面，叫作“台面”或“打击面”，沿“台面”的边缘向下打制石片，被打击的地方，叫“打击点”，“打击点”之下出现一个半圆形的凸包，叫作“半锥体”，在“半锥体”之中，又有一个凹坑，叫作“疤痕”。石片环绕打击点的地方，有许多同心圆的纹道，叫作“弧形纹”。由打击点放射出许多细小的裂痕，叫作“裂纹”。凡属人工打制过的石器，都具有上述特点，与自然力造成的石块有明显区别。人类打制石器的方法有三种：一是直接打法，用石锤直接打击石核，以剥离石片，这是最常用的；二是砸击法，把石核放在石钻上，再用石锤砸击；三是间接打法，用木制或骨角制的短棒，一端放在石核上，用石锤打击另一端，可以产生细长的石叶，细石器中的细石叶片便是用这种方法打成的。第二步是加工，加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打击法，用石锤沿石片的边缘直接打击，打出深而短的痕迹；另一种是压制法，用石制或骨角制的压砸器在石片的边缘上压出浅而长的痕迹。一般的加工，是从石片的劈裂面向背面加工，称为单面加工；由两面交互加工的，称为两面加工；在石片的两缘，向不同的方向加工，称为错向加工。

磨制工艺，是指把石器的表面磨光，磨出刃部，并把石材整制成形。中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磨制技术，但仅限于局部磨光，而不是通体磨光。到了新石器时代才普遍地被应用，可以说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陶器的发明、定居的村落等出现，也是新石器时代的特征）。磨光石器的制作工艺大致是：首先要将石材打制或切割成一定形状的粗坯，然后放在大的砾石上加砂蘸水研磨，制出光滑、规整的石器。伴随

着磨制石器的出现，还产生了切割和钻孔等进步技术。切割技术是在扁平的石材上，加砂蘸水，用木片压擦，两面切成沟状，然后截断；钻孔技术是用木棒或竹管加砂蘸水在石器上钻磨，如用木棒两面钻透，孔呈两个截顶圆锥形，如用竹管钻孔，则孔为圆柱形。^①

广西原始居民的石器制造工艺，据目前考古发现所知，最早出现于百色盆地，分布在平果、田东、田阳、百色、田林等县境内的右江两岸阶地上。从1973年起至以后的十余年里，发现了石器地点共86处，采集的石器标本总数在4000件以上。关于百色盆地的石器制造年代，是经过反复的科学研究测定的。最初有人认为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年左右）。1986年，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实地考察，推测石器可能来自叠压于砖红壤之上比较年轻的阶地堆积，提议将石器的时代提早至与北京人时代相当的中更新世。为了证实他们的推测，1988年冬天，他们又在百色盆地进行了科学发掘，结果证明，砖红壤才是石器的原先地层，纠正了原来关于石器层位在砖红壤层位之上的不准确推测，同时提出石器的年代“至少相当于北京人时代早期，而更有可能比北京人时代早并与蓝田人时代相当”的推断。1993年5月，中国科学院与广西文物工作队再次组成发掘队，对田东县林逢乡檀河遗址、百色市那毕乡大和村百谷屯遗址进行发掘，在砖红壤土层内不但发现有石器，同时发现有砾石共存，经比较测定，从具有断代意义的砾石年代得知，这个遗址的年代距今有70万年（±500年）以上。这样，百色盆地的石器年代基本上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① 参见安志敏《石器略说》，载《考古通讯》1955年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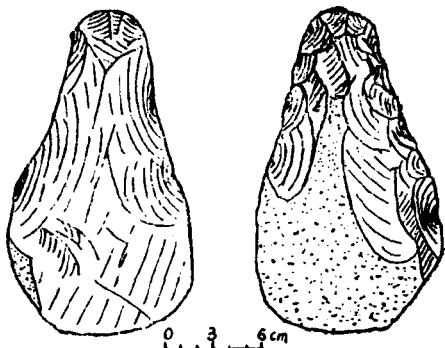
百色盆地的石器，一般选用石英岩、石英、硅质岩、砂岩等卵石作原料。形体硕大，一般重 600~1000 克，最大长约 38.3 厘米、宽 19.3 厘米，厚 9 厘米，重 7.5 千克左右。因为石器都是用卵石制成，被称为卵石工具，又由于石器形体硕大，也称为重型工具。石器的加工方法主要是捶击法，少数用碰砧法，打击台面为砾石面或石片疤，一般不再修理台面。用垂直打击法，加工时以单向打击为主，部分交互打击，第二步加工少。制作粗糙原始，保留较多的原石面。大部分都有使用过的痕迹。包括有各式砍砸器、尖状器，端刮器、刮削器、手斧、石锤、石片、石核等。其中以砍砸器居多，尖状器次之，其次为手斧。

百色石器中有手斧，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原来西方学者向来认为，旧石器时代初期，世界存在两个工艺技术不同的文化圈：一是“砍斫器文化圈”，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南部和印巴次大陆；一是“手斧文化圈”，分布于非洲、欧洲的南、中、西部及中东和印度半岛。制造手斧要比制造砍斫器工艺复杂，技术也先进。因而有些西方学者就认为，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比东方文化先进。就目前东方各国的考古新发现情况看，把旧石器初期世界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圈的观点已不符合客观实际。在朝鲜半岛的全谷文化、爪哇的巴芝丹文化、印巴次大陆西北部的索安文化等都发现有手斧。在中国，目前发现有手斧的地区共有三处，即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壑”、长江中游的汉水谷地和珠江水系的百色盆地。百色盆地发现手斧数量较多，已超过 100 件以上，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未有的。

百色手斧大部分用砾石制作，少数用石片制作，也有用石核制作的。手斧的形状多种多样。从器身的轮角看，大致可分为三角形、卵形、肾形和矛头形。手斧的加工工艺使用捶击法

和碰砧法，交互打击，两面加工成型。（见图①）。

百色石器(含手斧)，与北方的北京人石器和贵州观音洞石器为代表的以轻型工具为特色的石片工具相比，工艺技术和类型都显著不同。后者常见的工具有用石片加工的边刮器、端刮器、尖状器、凹缺器和砍砸器。边刮器是工具类群的主体。工具尺寸



图① 百色手斧

一般不大。以贵州观音洞为例，大于100毫米的不到2%，以30~50毫米的居多，其次为50~70毫米的。相反，百色石器在技术和类型上与中南半岛的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同时代的石器有许多相似之处，与非洲东部的卵石工具工业也十分接近。过去被视作东非卵石工具工业特色的手斧、手镐、薄刃斧和球状器都可在百色石器中找到，而且在打制技术和器形尺寸上均相差不大。另外，百色的手斧与欧洲的手斧文化也有许多近似之处。据此，有人认为，在7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东西文化存在着交流的可能性。也有人认为，东亚、南亚的手斧（含百色手斧在内）与欧、非手斧没有渊源关系而更可能是文化上的趋同。^①究竟那种观点正确，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才能找到正确答案。

旧石器时代晚期，广西发现了不少古人类化石，他们分别

^① 参见黄慰文《中国的手斧》，载《人类学报》1987年2月第6卷第1期。

被命名为柳江人、麒麟山人、灵山人、荔浦人、干淹人、都乐人、九头山人、九楞山人、宝积岩人、白莲洞人等。大部分古人类化石出土时没有石器伴出，只有桂林宝积岩人、柳州白莲洞人伴有较多的石器出土。

宝积岩人居住遗址位于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附中校园内的宝积岩洞穴内，1979年发掘，出土两枚人牙化石和较多的哺乳动物肢骨、牙齿化石，还有12件打制石器。石器都是用石英粗砂岩制成，器形有石核、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器制作特点都是砾石所制，一般以砾石的自然面为台面，单向加工捶击，集中对石器的周边或一端进行打击，器型个体不大。与百色石器相比，虽然都是用砾石制成，打击方法也大致相类似，但宝积岩的石器明显短小，更适合人手操作。据碳14测定，宝积岩人距今3万年左右。

白莲洞人居住遗址位于柳州市东南郊白面山南麓（属柳江县），白莲洞文化遗存分为三期，一期有明显旧石器风貌的打制石器与燧石小石器，相当于旧石器晚期文化。经测定最早年代为距今37000（±2000年）年；二期文化出土有穿孔石器和磨刃石器，并有众多燧石小石器和螺壳堆积。相当于新、旧石器的过渡阶段——中石器时代，经测定距今约19910年（±180年）；三期有磨制的石砬、螺壳堆积和绳纹陶等，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经测定距今7080（±125年）年。白莲洞的打制石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燧石制作的小石器，主要是石片石器；另一类是以砾石制作的大型石器，石器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器的加工方法多为捶击法，单向加工为主，保留较多的原石面。柳州白莲洞遗址一期文化层中出土的打制石器，无论是器型还是打制技术，基本上承接了百色石器的传统，说明广西旧石器时代石器的打制技术，有自己的发

展序列。

白莲洞遗址二期文化是新旧石器过渡阶段——中石器时代。社会变更和社会进步必然导致工艺技术的进步。因而这个时期内出现了磨制技术和钻孔技术，这是很不简单的技术发明，迈开这一步，广西古人类经过了数十万年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的石器虽然只磨光刃部，然而经过磨光了的刃部远比打击制成的刃部锋利，对于提高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穿孔技术主要使用于穿孔石器，穿孔石器一称石环或穿孔重石，采用钻、磨两种技术制成。加工时先找来天然的砾石，然后打击修坯呈圆形或椭圆形，再用砺石磨光表面，中心钻孔，从孔径情况看，已采用了对钻法，位置非常准确。穿孔石器的出现也是劳动工具加工技术迈进复合工具家族的先行者，以后出现的石锄、石斧、石磙、石簇等复合工具的大量出现，便是穿孔石器肇始的。据从民族学资料中获知，穿孔石器是原始民族在点种时用的加重器，其安装、操作方法大致是这样的：磨制钻孔成型后，找来适于操作的木条，削尖一端插入孔内，下端露出4厘米左右的木尖，上端木条与胸部平齐。春播时，人们用这种复合工具在松软的土地上，一手握木柄点穴，一手撒种子，再用脚抹平掩土，有些地方是男性在前面点穴，女性在后面撒种。

磨制、钻孔技术的发明，使广西社会进化到一个全新世界。新石器时代，磨制技术在石器制作工艺中广泛应用而变为时代特征。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活动踪迹已遍及广西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广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石器分布点有数百处之多，其中经科学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桂林甑皮岩遗址、南宁豹子头遗址、横县西津遗址、扶绥江西岸遗址、全州卢家桥遗址、钦州独料遗址、隆安大龙潭遗址等。从考古材料